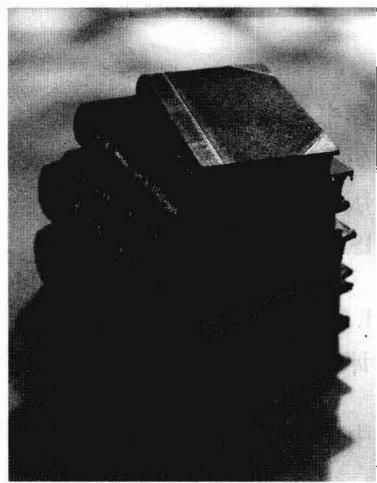


胡风 文学批评 论稿

高文波 /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胡风 文学批评 论稿

高文波 /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文学批评论稿 / 高文波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17 - 0962 - 2

I. ①胡… II. ①高… III. ①胡风(1902 ~ 1985) - 文学评论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9636 号

胡风文学批评论稿

出版人: 和 羲

著 者: 高文波

责任编辑: 曲建文 隋 和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编: 100032

电 话: 010 - 66509360(总编室) 010 - 66509353(编辑室)

010 - 66509364(发行部) 010 -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66509618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胡风文学批评基本情况扫描	6
第一节 胡风文学批评著述简况	7
第二节 胡风文学批评的特质	15
第二章 胡风论说中外文学	26
第一节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27
第二节 关于外国文学	42
第三章 《论民族形式问题》解读	57
第四章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解读	86
第一节 “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89

第二节 “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91
第三节 “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112
第四节 “四、作为参考的建议”	121
第五章 胡风电影批评细读	127
第一节 《为了电影艺术的再前进》细读	128
第二节 《生活在发言》、《历史在作证》、《人道在控诉》细读	138
第六章 胡风文学批评的心理学阐释	151
第一节 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151
第二节 胡风文学批评的心理学阐释	153
第七章 胡风文学批评的文体观察	162
第一节 胡风的文体思想	162
第二节 胡风文学批评的文体运用状况	176
第三节 实用批评的特色：以小说为例	190
第八章 胡风文学批评接受史考察	209
第一节 1930 年代胡风文学批评解读一瞥	210
第二节 抗战时期、1940 年代后期胡风文学批评接受状况	219
第三节 1950 年代：胡风文学批评的接受变体——攻击与辱骂	232
第四节 1978—1989 年：逐步走入正轨的胡风文学批评接受	238
第五节 1990 年代以来的胡风文学批评接受	247
结束语	265

| 目 录 |

附录 I 论胡风对抗战文学的贡献	268
附录 II 胡风与鲁迅	280
后记	304

引 言

胡风曾经指出：理论批评是创作过程和作家实践内容的反映，创作不断发展，理论批评也是不断发展的。胡风的批评实践忠实地体现了这一认识。他的文艺理论从未脱离过作家创作实践和创作过程去泛泛而谈。这启发我们，对胡风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封闭式的理论讨论上，必须关注动态的研究思维，一定要结合胡风的文学批评实践去研究他的文艺理论。毕竟，胡风有别于那些作静观思考的文艺理论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学者，他的文艺理论总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1993年温儒敏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5年许道明推出的同名著作，为一向沉寂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加上了厚重而亮丽的一笔。这两部专著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停留于泛泛的文艺理论阐释上，而是把胡风的文学批评活动置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舞台上加以审视和阐述，视野开阔，观点稳妥。然而，这两部著作留给胡风的篇幅仍然显得不够。如果放眼全国，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地中的许多研究对象比较，对于胡风文学批评的研究依然没有摆脱单薄的局面。不过，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已有的研究成果，赞美研究者们敢于打破坚冰的学术勇气和道义精神；惟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

站在新世纪思想文化的制高点上，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推进胡风文学批

评研究的问题了。笔者认为，要深化胡风文学批评研究工作、提高研究的品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努力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据笔者的阅读，胡风的文学批评活动涉及面很广，理论批评、实用批评兼备，个案批评与宏观批评均有。以实用批评而言，他在评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同时，也评介了不少外国的作家、作品^①；对中国古代文学，他也有评论。胡风一直做着文学批评工作，其批评文章结成集子的就有9部。这些年来，学术界对胡风文学批评实践的主要方面虽然已获得了基本的认识，但远没有穷尽胡风文学批评的全部，如：胡风究竟评论了多少作家作品？有没有完整的统计和实证？他的这些文章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完成的？……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投入相当的精力，需要搜集大量的史实材料。这就要求我们搞好基础性研究。提到基础性研究，有些搞理论工作的人很不以为然，有的甚至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试问：那些有创见的理论命题，有多少不是建立在基础性的（事实性的）研究工作之上的？笔者认为，把胡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尤其要重视基础性研究，把那些基本的问题搞清楚，特别要把那些搞乱了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这对于提升理论研究的可信度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完成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前提下，研究者要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文本上。笔者始终坚持一种观点：研读作家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包括非创作的理论类文章、书信、日记、读书札记、读书心得等，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带有前提性的工作，也是研究者必须养成的基本功。我们必须意识到，真正有价值、有创意的理论成果只能根植于对第一手文献的阅读、分析中。

1950、1960年代，国内读书界、学术界被极“左”政治思潮所裹挟。那时，人们（包括研究者）停留在聆听中央（或国家行政）领导人讲话、读中央（或国家行政部门）文件的生活层面上，以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

^① 以俄苏文学来说，胡风评论的作家、作品很多，所评介的作品至少有20多部，包括《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大雷雨》等著名长篇小说。

大脑来对待一切现象；或者从当时正在开展的政治运动（或带有政治气息的文化思潮）的需要出发，配合形势，热衷于捕风捉影。人们除了读毛泽东著作、鲁迅作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苏联的少数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以外，几乎不再读其他书。即使有读书现象，也只是一种政治行动、集体行为。对那些受到批判的文化人的著作，人们大多以庸俗社会学、机械论的思维，运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来看待，对作家更是如此。于是，原本属于复杂的精神劳动的文艺创造（文学、艺术、文艺理论）被简单化理解，进步文艺界遭遇了误解和灾难，不少本来受人尊敬的有个性的作家、文艺理论家、艺术家成为被处理的对象。更严重的是，不读书的人最易盲从政治，他们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运动推波助澜，而这些运动又往往打着“文化”的旗号，实则从根本上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实践，也违背了读书和学术的基本规范，形成了极坏的社会风气。胡风身陷囹圄后，有很多人受到牵连，遭遇不幸。有些受到牵连的人获得平反后，糊里糊涂地把不幸归到胡风的账上，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好在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已经养成的群体精神、思维惯性一下子改变过来是相当困难的，认真读书的习惯需要慢慢培养，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形。因此，要真正地认识、理解胡风，是非常需要耐心的。要培养崭新的、积极的、良好的阅读习惯，养成善于思考、勇于思考、独立思考的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真实的胡风，并且有助于学术研究基本功的形成。

因而，平心静气地阅读胡风留下的文字遗产，为认识胡风、研究胡风打好基础，便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胡风的著述，近年来出版了很多，可以说，能够公开出版的差不多都与读者见面了。我们要通读胡风的全部文字，要阅读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也要阅读他撰写的与研究工作有关的文字资料。^①要研究胡风的文学批评，当然需要更多地仔细阅读他的理论

^① 胡风的主要著述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结集为《胡风全集》（10卷）出版。该全集收录了目前能够辑录到的胡风的全部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类文章，以及与文学密切相关的重要文字资料（如传记、书信、日记等），但未收录胡风撰写的一些属于事件回忆类的文字资料等。

文章。其中，有些是必须精细研读的，像《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等。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文章产生的时代语境，更要以历史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加以审视，要心怀坦荡，不存私情，秉持公心。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我们的阅读就有收获，研究工作就有希望了。要注意从文本出发，努力发掘文章中蕴含的理论精神；在研读中也要结合胡风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个性，但务必摒弃庸俗社会学的思维方法。

其三，我们还应当努力吸收新的学科理论用于胡风文学批评的研究。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文艺心理学在人文研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他一生中无数次大大小小选择的结果，促成他作出某一选择，一定有许多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而其中起着中介作用的往往是心理因素。^①因此，研究一位杰出的文艺家，固然可以从其他角度入手，但是，文艺心理学方法的解读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家的心灵往往隐藏着许多奥秘。像胡风这样的人物，其内心世界是较为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胡风的文学批评活动之所以丰富多彩，与他的内心世界有十分密切的关联。

胡风的文学批评文章很有文体创造性，这启发我们可以从文体学视角来研究胡风的文学批评。文体学主要侧重于形式方面的考察，以往人们研究胡风的理论时几乎都是注重内涵的探讨，因而对其形式方面的创造重视不够。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出发，努力开拓研究空间。就笔者这些年来对胡风理论文章的阅读感受来说，觉得他的文章在形式方面的运用很自觉、很出色：他综合性地运用了能够为他所用的各种文体样式，运用得娴熟自在，而且其批评文章几乎都有丰盈的激情。在语言方面，不用流行的大众语，不打官腔，没有程式化的表达，不简单模仿西方文论的语言，也无意追随

^① 参见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中国古代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的语言风格；比较喜欢使用“陌生化”的语言和句式，非常有韵味。

显然，似乎是某种特殊的人格成就了胡风的文学批评。这恰恰是一门新型学科——人格学研究的范畴，因而，人格学的基本理论可以用来考察胡风的文学批评。另外，发端于联邦德国、197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在之后十多年间迅速崛起的接受美学早已流布全球。接受美学对人们重新认识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1980年代中期，接受美学传到中国，带来了一场革命。笔者以为，接受美学的思路亦可以用于胡风文学批评历史的考察。

以上是笔者不成熟的一点想法，提出来与学界的朋友们讨论，欢迎朋友们的批评。本书旨在落实笔者的研究设想，尤其在胡风文学批评文本研读方面下功夫，其中第三、第四、第五章都是专门为此而设置，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诸君的关注；其他章节也在努力践行笔者的设想。笔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的不当、错讹之处肯定不少，请读者诸君多予批评指正。

第一章 胡风文学批评基本情况扫描

胡风的文学批评活动最早可能开始于 1920 年代中期^①。然而，根据《胡风全集》所收录的理论文章以及胡风本人的有关回忆资料来判断，他正式的文学批评活动应该从 30 年代算起。晚年胡风回顾了自己走上创作之路的原委^②：

1929 年 9 月，我到了日本东京。在学习日语时就开始阅读日本普罗文化文学运动的报刊。1931 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侵略中国的战争的严重形势下，我参加了日共领导的反战同盟，接着参加了日共。还参加了日本普罗文化联盟下的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和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江口涣、小林多喜二、大宅壮一等发生了友谊联系。同时，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东京支部，开始用评论参加了国内的思想斗争。

^① 学者周海波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中指出：“从其开始批评活动，他（指胡风——引者注）就在作品批评的理论化道路上，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胡风早期的文学批评，如《白采的小说》（1926）和《徐霞村的〈大国的人们〉》（1928）就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理论倾向。”参见该书第 37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如果周海波所言不谬，那么基本可以断定胡风的文学批评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

^②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全集》第 3 卷，579、580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以下引自《胡风全集》中的内容均系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

1933年春，我们的抗日活动（新兴文化研究会）暴露了，我被日本警察逮捕，受到拷问。到七月初，以抗日罪名被驱逐回国（上海）。约一个月后，接受了“左联”宣传部的工作任务。又约两个月后，原任书记茅盾坚决辞职不干，我由宣传部长改任书记。到1934年秋，“左联”盟员穆木天被捕，转向后很快得到释放。出来后反而向“左联”党团诬告谷非是南京派来的“内奸”。我为了在政治上负责，当即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并断绝了组织关系，只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左联”党团，静待审查。

辞去“左联”书记的同时，也不得不离开公开的谋生职业（穆木天也暴露了我的职业身份和公开社会关系）。为了工作，为了取得生活费，我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

无论是参加“国内的思想斗争”还是“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活”，都意味着胡风将成为靠文字生活的人——这实在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他童年时代对文学的向往、中学期间之于新文学作品的挚爱，以及朦朦胧胧的对某种宏大事业的渴望，在这里找到了汇合点。进一步说，胡风是抱着对国际普罗文化运动、中国“左翼”文艺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的事业中来的。这种热情的实质是献身革命政治，因而决定了胡风不会走超功利的“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的创作和批评之路。放眼现代革命文艺的历史舞台，胡风堪称“左翼”文艺运动的坚决的拥护者、不屈的斗士，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反映论）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圭臬。之后十几年里，他那波澜壮阔的文艺生涯一再证实着这一点。

第一节 胡风文学批评著述简况

1936年春，胡风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文艺笔谈》（生活书店1936年

初版），收录了1934—1935年间撰写、发表的评论文章29篇。内容涉及作家批评、作品评析（中外作家作品兼备）、语言文字论争、文学基本理论（典型、类型问题等）、作家的创作经验、文学遗产的继承等诸多理论问题。在该书的序中，胡风表现了很坦诚的为文姿态，表达了对文艺批评的明确见解，并说明自己在批评方法上“用的是手制的原始的石斧”。对此类理论申述，当时的读者大都觉得新鲜。这是因为，“九一八”以来抗日救亡的文化语境使读者对远离现实生活的作品颇多微词，因而当他们读到胡风的“如果说文艺创作作为的是追求人生，在现实的人生大海里发现所憎所爱，由这创造出能够照明人类前途的艺术的天地，那么，文艺批评也当然为的是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的世界和现实人生的世界中间跋涉，探寻，从实际的生活来理解具体的作品，解明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种文艺现象对于现世的人生斗争所能给与的意义。”^①“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②之类“为人生”的理论阐述时，便不能不生出亲切之感。大概就是因为这，《文艺笔谈》1942年由桂林国光社重版，印行10000册；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第三版。十五年内连出三版，印数相当可观，说明胡风的批评文章受众之多。

还是在1936年，胡风出版了带有普及色彩的《文学与生活》一书，是“应在生活书店当编辑的张仲石编的《青年自学丛书》之约写的，作为一般文学青年和青年作者的参考”^③。胡风写道：“如果读者在这拙劣的叙述里面读得出来一点对于文艺的活的理解，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反动文艺影响发生疑问，想努力从社会生活的地盘上去接近文艺，作者就觉得满足了。”^④显然有某种启发读者关注现实生活的良苦用心，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胡风阐述的出发点。不过，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读物，也并未

① 胡风：《文艺笔谈·序》，《胡风全集》第2卷，第3、4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全集》第3卷，第580页。

④ 胡风：《文学与生活·小引》，《胡风全集》第2卷，第283页。

停留在反映论的思维层面上。它在看似简约的述说中初步昭示出一种重视主体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倾向，并且初步表达了对自然主义、公式主义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反感。

循着上述“为人生”的理论批评路子，胡风走得相当坚实；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胡风迎来了批评事业的黄金季节。在《文艺笔谈》、《文学与人生》中表达的现实主义理论精神日益壮大起来，“为人生”的理论精神更多被赋予鲜明的个体创造品格，一种重视主体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呼之欲出。

1938年出版的评论集《密云期风习小记》，收文22篇，以实用批评见长。它完整记录了1935—1938年间胡风艰难的心路历程。他说，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阴暗的时期”，由于“复杂错综的关系，差不多陷入了一种神经失常的状态”，“无论这些短文怎样肤浅，怎样无力，但也总算记录了一点当时的风习，从这里，读者或许能够多少感受得到，现在在神圣的战火的奋跃里面还不能不经验的一些痛楚和当时在窒息似的苦闷里面所经验的痛楚并不是毫无关联的罢”。^①

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原分上下两篇，发表于《中苏文化》、《理论与现实》。该文针对1938年“民族形式”论争中的不妥观点展开申述，“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向林冰先生，这不但因为他的论点和新文艺的传统方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且因为他是想用自成体系的辩证法的观点来解决文艺问题”^②。胡风以批驳的方式切入写作，驳斥了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从文艺实践的思路探讨了民族形式问题，“算是勾出了它的轮廓以及它的来踪去迹”。^③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出版于1943年，收录自抗战全面爆发到1941年夏天的主要评论，共29篇；涉及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创作现象，诸如大众化、抗战文艺与新文艺传统、文坛普遍存在的客观主义倾向，还剖析了

^① 胡风：《密云期风习小记·序》，《胡风全集》第2卷，第347、349页。

^②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附记》，《胡风全集》第2卷，第790页。

^③ 同上，第712页。

抗战诗歌的创作状况及缺点、阐释了鲁迅精神和鲁迅的有关作品。它是胡风创办《七月》杂志后文学批评的基本集结，带着特有的战争文化气息。内容充实，并不像胡风所说的“非常寒伧”。值得特别称道的是胡风在战争岁月中仍然不懈地强调鲁迅的反封建精神：“他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在他，没有为进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够达到的。在神圣的民族战争期的今天，鲁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样地浪费了民族力量，怎样地阻碍着抗战怒潮的更广大的发展。为了胜利，我们有努力向他学习的必要。”^①

《在混乱里面》（1945年出版）收文26篇，是1942—1943年间所作评论的全部，以理论批评为显著特色，尤其是著名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开始浮出水面。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一文中，胡风虽然未使用“主观战斗精神”一词，但其阐说处处显示着建立在充分尊重反映论基础上的重视创作主体精神状态的批评风采，而且又与对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的剖析紧密结合。他申言：“诗由地主庄园的时代走到了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那我们的诗学所要求的精神境界就不只是习用的说法‘恬静’或‘肃穆’所能够代表的。”主张创作主体应该用丰满的情绪充实自己，强调“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作家得把他的全部精神力量注向在对于对象的追求上面，要设身处境地体会出每一个情绪转变的过程。……就像上帝无处不在一样，在作家所创造着的艺术世界里面，作家自己也是无处不在的”^②。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中，胡风阐明现实主义的实质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从而把“主观战斗精神”说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明确表示“反对把艺术送进神庙的‘冷静’美学，而要堂皇地拿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立场：‘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③

另外，《在混乱里面》还体现出实用批评的锋芒，以“主观战斗精神”

① 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胡风全集》第2卷，第502页。

② 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全集》第3卷，第14、15页。

③ 胡风：《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胡风全集》第3卷，第28页。

说的基本观点评析了一些诗歌、话剧。尤其是胡风的诗学思想在《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二篇）、《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关于“诗的形象化”》等篇什中得到相当生动的展现。

《逆流的日子》（1947 年出版）收录 1944—1946 年春胡风所写的 18 篇评论。它在《在混乱里面》基础上完美阐释、演绎了“主观战斗精神”说，这在《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人生·文艺·文艺批评》等文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示。同时在对契诃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阐说中进一步深化了讨论。这种理论批评的努力是基于抗战胜利前后文坛上的混乱局面——“泛滥着的是虚伪的声音，空洞的叫喊，冷淡的形象，以至腐烂的彩色。新文艺的热情的战斗的传统精神就降临到了致命的考验，不得不在内外敌对力量的压迫下面困苦万状地争取自己的生存。”表达了不愿随波逐流的现实主义批评家的正义感和理论良知，试图努力“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①。

《为了明天》（1948 年）几乎全为实用批评，收文 16 篇，涉及作家丘东平、路翎、普希金、鲁迅等，还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记”中说：“任何通向明天的路，都得从本身的实践过程里面开拓出来，文艺又何尝能够例外。以为文艺领域本身没有或不应有什么问题，应该当作问题的仅仅只能是文艺领域本身以外的对象或条件，这看来好像是从大处着眼的‘和气致祥’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使文艺实践的努力懈怠下去而已。”^② 从而表达了勇敢追求“伟大的历史内容”和光明前途的批评意向。

《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 年）是一篇答辩的长文。胡风这样说：“1947 年，在香港工作的友人们出版了一个丛刊（《大众文艺丛刊》——引者注），其中提出了对我的某些论点和与我有关的作家的批评，我写了这一篇权作解释。”^③ 原拟在期刊发表，未果。1948 年由上海青林社出版，1951

^① 胡风：《逆流的日子·序》，《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172 页。

^② 胡风：《为了明天·前记》，《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314 页。

^③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582、583 页。